



羣書治要

廿五廿六

和装本

ワ 4

6314

13



冊 24  
號 6314  
本 13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

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眾大潰公收紹

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

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

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舊無眾字補之

視作祀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本書容作麗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安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魏書曰大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舍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綴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櫛存不忘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

忌作忌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璣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肉上舊有骨字刪之

呂作莒下同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詔安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死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

厚也作  
饗之

以下舊  
有下字  
刪之

舊無其  
有姿色  
者五字  
補之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  
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  
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於是惇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  
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權越歌又於列殿之

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  
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蔓延備如

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罽毼太子舍人  
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

意於翫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

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  
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

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  
之陛下天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

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弟也於父  
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其妻  
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

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  
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若有天下而不得萬

姓之歡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

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  
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

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此時天下為一莫  
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年載馬不捨鞍

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  
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當兢兢

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

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願陛下需然下詔事無益而有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  
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而縛蜀虜與  
櫛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  
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  
昧以聞唯陛下察書通上顧左右曰  
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景初元年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簾駝銅

霸城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  
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  
善草於其上捕禽雜獸置其中魏略載董尋

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  
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

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  
天下也若今之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  
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  
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

魏略載董尋上書口舊作魏書諫曰改之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  
下春秋方剛心良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願以  
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  
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  
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  
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灾害  
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  
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  
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  
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為

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



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  
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  
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  
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  
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  
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  
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籍為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為大將軍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羊均以賢德  
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  
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此傳當  
在夏侯  
尚之下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  
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  
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  
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  
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  
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  
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  
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  
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

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喜紂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舊無傳  
字加之

傳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  
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  
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  
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  
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  
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  
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  
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  
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矣緇緇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  
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  
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  
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  
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  
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  
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  
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  
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善無明  
字補

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閣  
閣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  
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  
則脩已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  
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  
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策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  
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  
所策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  
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  
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  
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爲侍中尚書令

或別傳曰彧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  
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  
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邴  
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毘趙儼之儔終爲卿

師作帥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帥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舊無大笑於是太子六字補之

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

罷社。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弟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

有名乃辟為司空掾

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

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達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邢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

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

原別傳曰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安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為

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

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

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

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



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  
 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  
 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  
 而陵嶮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  
 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  
 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  
 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  
 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  
 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舊無琰  
 薦至變  
 時四十  
 三字補  
 之

惟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  
 兄女塔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  
 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  
 載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矣琰薦揚訓太祖為魏王訓發表  
 褒述盛德時人謂琰為失所舉琰與訓書曰省  
 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  
 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

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

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

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琰

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

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

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

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

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

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

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唯清緝熙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

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破誅。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也。為中庶子，出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子數手書為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  
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  
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  
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  
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  
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  
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  
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  
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  
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  
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  
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  
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  
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遯臺曄之謂也  
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卽出勛爲  
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  
王並舉勛爲宮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

卷之二十一  
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豻當令十鼠同

穴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勛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

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  
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  
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  
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  
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  
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  
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  
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  
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  
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  
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  
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  
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夫  
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  
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  
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

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  
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  
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  
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  
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  
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  
之於吏而暴其罪鈎其死也無使汙于官掖而  
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  
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  
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  
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  
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  
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  
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  
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  
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  
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  
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  
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季明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  
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  
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  
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  
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  
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  
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  
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

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日

修作循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

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  
 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  
 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  
 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  
 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  
 尚傷大臣之心况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  
 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為侍中

傅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

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

率作率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  
 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  
 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  
 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侍中  
 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  
 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曄至帝問之  
 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  
 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  
 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  
 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  
 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  
 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  
 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  
 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  
 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  
 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  
 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  
 從此疏焉曄遂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詐不如拙  
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為散騎常侍  
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  
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  
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  
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舊無活  
人至問  
曰十二  
字補之

舊無督  
字補之

河東作  
東平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為金城太守文帝問則  
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  
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  
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後從行獵槎極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誓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  
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  
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  
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

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  
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  
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  
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  
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  
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  
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  
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  
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  
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  
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  
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  
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  
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  
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  
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



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糺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

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為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舊無以  
涼至邽  
令九字  
補之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為鄧城王。太和元年，徙為壅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壅作雍

舊無親戚二字

補之

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戒作按

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  
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  
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  
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  
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  
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  
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  
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  
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

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疎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

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豐，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越下有之字

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弃。臣死之後，事可思。

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可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鱗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

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疢盲聾聵者，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掩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重釋紱，追栢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



唯遂仁德以副前恩有詔皆遂還之也

六年封植為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寮

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

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

盛孫

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哀每兄弟遊娛哀獨譚思經典文學

防輔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交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

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袞尚約儉教

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事袞病困令世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

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

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

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  
 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  
 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  
 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閭闔之  
 內奉令於太妃闔闔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  
 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  
 賙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  
 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  
 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

擁作雍

于此乎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

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  
 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  
 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之道偏任則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  
 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  
 之助興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  
 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  
 道未備詩不云乎鶉鷄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  
 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  
 雖有闕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  
 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  
 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  
 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  
 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舊無或  
任而不  
重五字  
補之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弁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漢，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匈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暨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封功臣，無立錐之土，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藩衛，仁心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

舊無捐  
楫至固  
金二十  
二字補  
之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弄捐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人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關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里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孝景狼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  
 恨疏者震恐吳越倡謀五國從風北發高帝豐  
 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  
 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  
 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  
 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成耳賴  
 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  
 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  
 至於桓靈閣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  
 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  
 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  
 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  
 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  
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為萬世之  
策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  
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  
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  
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  
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以上使夫廉高之士畢  
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  
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流竭根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  
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  
譬大且墟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  
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  
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蕃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  
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為五官

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

應瑒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

並作妖孽饗饗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  
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操贊閣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  
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弃取錄  
用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  
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

舊無應  
瑒二字  
補之

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  
 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  
 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繪繳充蹊，坑穿塞路，歷觀古今書籍，  
 所載貪殘虐烈，無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  
 道之臣，於操為甚。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文士傳稱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

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祖愛才，而不咎也。太祖以琳為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為尚書，明帝即位，百姓  
 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  
 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  
 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  
 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  
 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  
 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  
 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治上有  
政字

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至通作  
通明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飡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為五官將文學魏諷反

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

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廙表論

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

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

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

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

蓋才匱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

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

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

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

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

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

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

者近類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非皆

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

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

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

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

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

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

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

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

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

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

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

譽妄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為司空錄尚書事青龍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書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三



之盛猶昇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  
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  
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  
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  
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  
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  
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  
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  
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  
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  
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  
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  
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  
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  
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

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孫盛曰夫

舊無魏國既建

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萬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四字補之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歛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

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  
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  
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  
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  
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  
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擁部  
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  
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  
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  
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  
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  
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  
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  
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  
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  
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

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卽位

舊無明  
帝卽位

四字補之

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  
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  
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  
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  
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  
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  
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  
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

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卽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允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

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誓古世代之  
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  
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  
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  
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  
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  
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  
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  
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  
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  
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  
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  
作竒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  
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  
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  
甚帝旣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  
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



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旣鑄大錢、

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冷州鳩對而不從  
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  
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  
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  
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  
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  
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  
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  
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殞大鐘旣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  
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  
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  
史令崇華殿灾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  
之義乎對曰夫灾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  
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  
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灾此人君苟  
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  
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  
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  
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  
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  
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  
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  
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  
灾，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  
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行作山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  
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  
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  
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  
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灾眚之甚，莫過  
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禹敷九洲，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檐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刑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

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矣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

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跣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舊無非  
獨至下  
也八字  
補之

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為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

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縑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為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

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

此二者之戒，照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



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安矣當則無

怨於彼安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入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

爲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

爲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

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

也於是檻車徵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衆威震

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遂謀反諸

軍兵殺會

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

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骸埋齒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

損作捐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  
 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離對  
 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  
 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  
 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  
 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  
 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  
 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  
 明達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王公圖以會

